



浙东作家文丛（第9卷）

大头针

◎ 刘琼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 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

大头针

刘 琼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头针/刘琼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9.2

(浙东作家文丛. 第6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343-9

I.大... II.刘...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9042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·大头针

丛书主编 李浙杭

本册作者 刘 琼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2948 千(本册字数 218 千)

印 张 255(本册印张 18.25)
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343-9

定 价 405.00 元(全十八册)

目 录

- 大头针 001
- 剪 019
- 亲爱的敌人 026
- 九月的头发 126
- 一位青年的片断 144
- 搬 家 174
- 残月之歌 184
- 你以为你是谁 214
- 客 厅 230
- 普通话 241
- 在饥饿中行走 259
- 短 信 273
- 后记：过程 279



大头针

1

老曹事后形容，他就像天上飞的一只大雁，突然就被猎枪击落了。

这话是老曹对他自个的形容。老曹只能对他自个形容，对老婆，对父母，对女儿，对朋友都不能说，说不出口。的确是说不出口。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，老曹至今也没搞懂自己，当时为什么就滋生了那个让他倒霉的念头。这念头是怎么跑出来的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觉得那念头就像是别人的，临时跑到他这来串了一下门。这一串门，就把他串出了正常的轨道。

老曹觉得那念头不归他所有，可事实证明那念头不仅归他所有，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他把那个念头付诸行动了。他想，如果，当时仅仅是一个念头，而没有实际的行动，那么，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？他还会在原来的地方，还会是天上一群大雁中的一只，在原先的行道里飞行。现在，他被独立出来了，雁队渐行渐远，他却被折断了翅膀，从高空向地面一步步坠落，眼睁睁看着同伴们展翅高飞，再高飞。他原先占据着的位置被后面的雁子填补上了，再也没有了他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老曹如今多么盼望回到从前啊！可他知道永远也回不去了，起因就是那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念头，一个说不出口的念头。

2

春节前,按照惯例,老曹所在的单位为大家准备了年货。年货是些鳊鱼、黄鱼、墨鱼、对虾、螃蟹、牛肉……它们被分装在一个个编织袋里。编织袋被年货撑得满满的,一袋袋靠在单位底楼的墙头。

编织袋没有编号,但是又有编号,谁都知道一人一袋。按理说,这是常识,老曹不会不知道。可是,那天下午,当老曹走出办公室下楼去扛他的那袋年货时,他好像忘记了这个常识。

老曹来到年货面前时,凑巧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有些编织袋已经被领走了,有些还留着等人来领。负责采购、分发兼监管的办公室主任老夏和办公室成员小周都不在。按照惯例,每次单位发放年货或者福利,老夏和小周都要一直等到最后一份被人领走。可今天,年货还没有领完,他们俩就离开了。也许,他们是去打一个电话,马上就会下来;也许,他们是去上一趟厕所,马上就会回来。总之,这时候,老夏和小周都不在。而其他领取年货的人,有的还在外面办事,有的正在办公室办事,有的虽然没办事,但不急着来拿年货。总之,现在,除了他老曹,没有谁在这堆年货面前。

也许,老曹这时候想起了他的父母已经退休,没有地方领年货了,他们吃的黄鱼、螃蟹都要自个掏钱买;也许,老曹还想起丈母娘家也要过年了,他们也没有地方领取年货,他们的年货也要自己买;或许,老曹还想起了女儿小敏的老师们也要过年了……总之,当老曹独自面对一堆年货的时候,他得到一个虚假的心理暗示,仿佛这一堆年货全都属于他。

老曹事后想,如果当时,不管是老夏还是小周,他们当中哪怕留下一个人在年货旁,或者,当老曹下楼来领取年货的时候,哪怕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领,那么,他的命运就会不同,他就不会

是现在这模样了。

老曹当时其实没怎么多想,更别说有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了,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一手拎了一个编织袋就往大门口外走。年货太重了,他有些拎不动,中途还停下来休息过一回。走到单位大门口后,老曹扬手叫出租车。出租车开来开去的全部载着人,过了好几分钟老曹才拦下一辆。这辆车是草绿色的,很俗的草绿,老曹记得非常清楚。

放进了汽车后备箱的编织袋一共有两袋。这其中一袋毋庸置疑、名正言顺地属于他老曹,至于另外一袋嘛,老曹不知道属于谁。他不负责登记,他不是办公室的老夏和小周。他也没注意过谁已经领走了年货,谁没有领走。他只是下楼来领自己的一份,然后一念之间,他就顺便多拿了一份。

当他动手拿那不属于自己的一份时,真是没怎么多想,当时只有再拿一袋的模糊念头,除了这个念头,其他东西都不清晰。比如,这袋年货的真正主人是谁,如果这主人找不到属于他或她的年货,他或她会怎样反应,办公室会怎样反应,单位会怎样反应,人们会怎样反应。按说老曹是四十多岁的人了,这些问题在他伸手之前就应该想到,或者说即使动手之前没有想,行动过程中,他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想一想的。

从年货堆放的地方到大门口有一百米距离,中间他休息过一回。到大门口后,他还跟门卫老陈打了招呼。门卫老陈见他拎得吃力,还主动跑出来帮他拎了一个编织袋,一直拎到出租车后备箱里。这些都可以让老曹想起点什么,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想。似乎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想,在出租车司机把后备箱打开,等着客人放进货物的时候,老曹看了看司机的脸。他看见司机的脸一切正常。既然司机对放进他车里的两袋东西没有异议,那么,这两个编织袋就应该就是他老曹的了,不然,出租车司机怎么能

无动于衷呢。

出租车就这样载着老曹和两个编织袋朝老曹的家驶去。

3

办公室的反应应该说准确又迅速,当老曹乘坐的出租车刚刚驶出十来分钟,老曹的手机就响了。一向对老曹爱理不理的老夏,这次在手机里客气地问,老曹,你拿了几袋年货?

老曹的脑袋立即咣啷一下,像是出了车祸,感觉卡在哪里转不动了。他支支吾吾了一阵,连自己都没听明白说的是什么。其实这时候,如果老曹稍微清醒一点,他应该果断、坦然地回答,他拿了一袋或者两袋。如果回答一袋,那么他就要态度坚决地咬定只一袋,因为东西在无人照管的状况下,被谁不小心多“拿”走一袋都是可能的,凭什么就一定一定是他?如果回答两袋,他就要说是帮老吕拿了一袋。

老吕跟他一个办公室,两人平时同进同出,说帮老吕拿一袋,不仅合情,而且合理,可惜,老曹把这两种选择都放弃了。他中午喝了酒,脑袋晕乎乎的,是酒精把他的脑子搅糊涂了,是酒精把他的生活搅糊涂了,事后老曹无数次这样想。这么想着的老曹,痛恨地摔过无数个酒瓶子,但每一次都不是那天中午让他肇事了的酒瓶子。那个酒瓶子消失得无影无踪,就像老曹的体面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里,老夏的语气由客气变成暧昧,他要老曹马上把东西送回来。老夏自始至终没有用“偷”这个字眼,老夏对这个字眼的回避使老曹心存侥幸,他想事情也许还来得及,也许还能解释得清楚。到目前为止,除他之外,只有老夏一个人知道这件事。帮他拿编织袋的门卫老陈不知道,出租车司机不知道,如果老夏不声不响,让他把编织袋放一个回去,放进剩下的那一堆年货里去,事情就解决了。可是,当老曹坐着出租车返回单位大



院时,他发现他想得简单了。

站在大院里等候他的人不止老夏一个,有小周,有单位分管后勤的周总,还有分管他的高总。分管他的高总脸拉得老长,倒是周总的脸一切正常。

小周三步并两步跑向出租车后备箱,动作麻利地掀开了盖头,往里面看了一眼。然后,他也不关上后备箱,就让它那么敞开着,仿佛是在搞一个什么展览。老夏则完全是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,他甚至亲热地握紧了老曹的手说,回来就好!回来就好!

门卫老陈这时走了过来,冲着老曹的脚后跟“呸”出一口痰。老陈也许想用这口痰证明什么吧,尽管十多分钟前,老陈还热心地帮他提过一个编织袋,显得有些亲近。

老曹木木怔怔地,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下意识地抬头往上看,发现二楼和三楼比平时热闹了许多。人们三三两两地爬在栏杆上,一个个把头往下探。在这些中间,老曹瞥见了老吕。老吕的目光刚跟他对接就猛地缩了回去,好像老吕不小心碰到了一条蛇。

事后,老吕无数次惋惜地对老曹说,你当时为什么不说是帮我拿的,你为什么不这样说?老曹也非常后悔,他想,是啊,当时他为什么不这样说,他都说了些什么?!他后悔把自己推到了墙角。可是他有时候也纳闷,老吕为什么也没这样说呢?当时,如果老吕主动说,是他托老曹拿的那个编织袋,事情的性质不就改过来了吗?老吕那么说多么合情合理呀,如果老吕那么说,他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啊,他就还是原来的他了啊。可惜,老吕没有说。也许,当时,老吕什么也没有想起来,也许是想起来了来不及说,事情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吧。

4

这件事之后,老曹开始联系调动工作。

现在,在老单位,老曹总觉得时刻有眼睛盯着他,时刻有嘴巴议论着他。他的听力似乎变得特别发达,只要人们一开口,哪怕隔着墙,他都能听见。

听见了,听明白了,也安心了,最要命的是那些听不清、听不明的话。他看见人们的嘴巴在动,眼睛在转,却不知道人家说的什么。有时候,人们完全是无意识地看他一眼,可他觉得这一眼有无穷无尽的深意。对那些上门办事的素不相识的人,他也疑神疑鬼。他猜测单位里的人可能已经把他的故事告诉了来客,然后,这些人把他的故事带走,带到饭桌上跟朋友们津津乐道,带到家里跟老婆津津乐道,带到按摩院跟小姐津津乐道。总之,不管他们是什么人,在干什么事,或者干过什么事,他们都比他干净,他们都有理由说笑他。他是寡人有疾啊。

有时候,在单位,人们说到什么高兴处,会哈哈地一通大笑。这通大笑,没来由地都会让老曹打个冷战,他猜测着人们是在笑他们的事,还是在笑他的事。如果在笑他的事,会笑他什么事。这么多年来,他应该没有什么事好让人笑的,除了那份年货。那个灰不溜秋的编织袋呀,像一个癌细胞,迅速地在他的生活里驻扎和繁殖。那个灰不溜秋的编织袋呀,像一个阴险、恶毒的外来侵略者,在他和风细雨的日子里烧了一把火。

自从那次未遂事件发生之后,老曹害怕再看见编织袋。逢年过节是他最紧张难熬的日子,那时候编织袋满城飞,马路上、菜场上、自行车后架上、出租车后备箱里,大嫂手里、大妈手里、老爷子手里、小伙子手里……这东西无处不在,无时不在,老曹觉得简直无处藏身。既然感觉无处藏身,那就赶紧换个地方待吧,最好换一个城市待。可一旦开始联系调动,老曹才发现他的



能力非常有限。

他模仿别人去送礼，可好几次礼品都被拒收了。被拒收，他也搞不清究竟是送的礼物不够分量，还是收的人廉洁奉公，抑或是别的什么。他想搞懂，想找人问，想找个比较可靠的人问，比如老吕，可自从他出了那件事后，他成了一个笑话，有过笑话的他不敢再制造新的笑话。他觉得如果他现在向老吕请教有关送礼的事，没准是在闹一个新笑话。

那就不去搞懂吧，老曹赌气地想，只要能够尽快尽早地调走，比现在的单位差没有关系，比现在的工资少没有关系，比现在的待遇低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能调走。可是，自从老曹着手准备调走以来，一晃两三年过去了，他年年都在搞调动，可就是调而不动。调而不动，老曹就得继续跟老单位的人天天待在一起。老单位的人都知道他想成为新单位的人，老单位的人有时候问，老曹啊，你什么时候高就啊？！

也许问这话的人是出于关心，也许是顺嘴那么一说，也许是别有用意，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，在老曹听来全是一种，他觉得，他的调动几乎又要成为一个笑话了。

5

这年立秋来了一个机会，老曹打起精神，准备再扑腾一回。

这回人家算够意思，把礼收了。老曹松了一口气，暗想总算是看上了，大概调动有希望了。可是熬过大半个月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老曹胆怯地跑去问，人家说忙，让再等等。又等了大半个月，等来了中秋节，老曹逛了半天商场，左思右想总算选定一盒月饼和两瓶五粮液。

等领导夫人把门打开，他惊讶地发现，领导家的客厅一半被月饼和烟酒占去了，好像他家成了批发市场。东西多了就不值钱，这点常识老曹还是懂的，他的心比进门时凉了一层。



领导夫人随便往客厅某个地方一指,老曹带去的東西就湮沒在了那一堆東西中,就像他的希望消失在了人群的希望中。

领导没有让座。老曹躬着背站在领导面前,勉强说了几句干巴巴的话就慌忙告辞了。老曹其实想说几句湿润的话,温暖的话,动听的话,可他没有说出来。老曹其实想在领导家多待一会儿,待得从容一点,自如一点,可是他没有待从容,也没有待自如。老曹觉得这趟又白跑了,礼送得普通,话说得普通,事办得普通。唉,看来又没戏了。

就在老曹不抱希望的时候,领导却来了消息。领导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,说是已经给他想去的那家单位领导说过了,让他直接去找。

老曹风风火火地去了,小心翼翼地回答了领导一系列问题。未了,那领导说,我们单位可不比你们单位,待遇差多了。这意思,老曹听出来,算是要人了。他欣喜若狂,出门前倒退着给那领导鞠了三个躬。也许就是这三个躬惹出的麻烦,老曹事后追本溯源,觉得很可能是当时表现得过于急迫,让新领导起了疑心。当然,也有可能是他的调动本身太悖常理,常言说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老曹却明摆着是人要往低处走。

事实上正是如此,老曹一心水往低处流,让新领导起了疑心,新领导让办公室拨打了老曹单位的电话,搞了一次例行的,也许还是好奇的调查。这一来,有关老曹和编织袋的故事就传播到了新单位。结果可想而知,新单位没有接收老曹。他们给的理由挺客观,说他们不能给老曹提供比他现在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,所以请他另谋高就。其实,说开来,老曹出的这点子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也不是不可以谅解。问题在于新单位的领导是个看事习惯看远的人,他觉得调进一个“背”着编织袋的人,也许将来还会搞出另一个编织袋。人可以接受,至于编织袋



吗,太搞笑了,哈哈。就这样,一个新希望又落空了,一颗刚冒尖的幼芽又枯萎了。

老曹也知道新单位会来调查,为此他提前跟老单位的人打了招呼,给老单位的领导说了情。他恳请老领导,在新单位来了解情况时,不要提那个编织袋。

老曹说得挺诚恳、挺动情的。他说,老总,我在这里抬不起头,待下去没脸,也给你们丢脸。你们就算高抬贵手,让我干干净净地走人吧。说这番话的时候,老曹流了眼泪。老曹本来不想流眼泪,可是不知怎么的眼泪就流了出来,好像眼泪是别人的,不归他控制。

也许是四十岁男人的眼泪让人别扭,也许是老领导更希望老曹快点调走,总之他们都满口答应,新单位来例行调查时,一定封杀那个编织袋。老曹带着感激的心情走出了老总办公室,这时,他在黄昏的天空上看见了夕阳。老曹已经好多年没有注意夕阳了,他吃惊地发现,夕阳原来也挺灿烂的。

这次几乎要成功的调动夭折之后,老曹再也不跑调动了。他觉得每跑一次,就等于在给自己的那个编织袋做广告。

6

如今老曹仍旧留在老单位。人是留下来了,可总觉得跟以前大不一样了。以前,老曹在单位拥有一份属于他的体面的工作。体面这个东西,老曹原先从来不去捉摸,也没有觉得有多么需要它,可一旦它走远,一旦它离开,一旦被它抛弃,老曹才发现,这东西可以离开人,人却不能离开它。它是人的脸皮,人没有了脸皮就活得没了意思。

老曹现在工作干得没精打采。上门办事的人,见他不爱搭理人,就找对桌的老吕。老吕话说得热情,男中音听起来悦耳,因而他们大都对老吕的印象好。以前,老曹跟老吕的工作不相上下,



谁也显不出谁水平高,谁也显不出谁口碑好。现在,大不一样了,老曹慢慢地被老吕比下去了。年终考核,老吕评上了先进,老曹却评了个倒数第一。说起来,都是单位的第一,可这个第一跟那个第一,就像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。第二年,老吕没评上单位的第一,可老曹还是评上了倒数第一。

表面上看,评级的事在老曹这里没起什么作用,可仔细瞅作用还是不小。最明显的,就是在单位再也听不到老曹说话了,老曹的舌头仿佛失去了说话的功能。

逢年过节,老曹表现得也很特别。以前,老曹去领装在编织袋里的年货、福利都大大咧咧的,有时候他冲在第一个,面对编织袋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,扛起来就走,步子迈得很大,胸脯挺得老高。可是现在,老曹领年货、福利总排在最后一个。如果碰巧装年货的是编织袋,他通常还要拿来一只纸箱,把编织袋里的东西先倒出来,然后把纸箱搬到办公桌脚下。人家的福利通常当晚就上了餐桌,最慢的也回了家,可老曹的福利总是忘记在办公室里,有时候东西都变了味了,还放在那里。老吕被熏着了,吸着鼻子说,什么怪味?!

这话也许有意,也许无意,也许就那么随便一说,指的确实是跟鼻子相关的那个味,可在老曹听来,却觉得另有所指,他认为这“怪味”更可能指他本人吧。

老曹还添了一个习惯就是拉窗帘。办公室配有窗帘,窗帘是金黄色的布料,很明艳。一般情况下,各个办公室,人们拉拢窗帘的几率都挺小。他们的办公楼正对着一个公园,公园里有树有桥有河有草还有鸟叫,人们喜欢公园,所以拉上窗帘的几率小。可是老曹却不一样,他一走进办公室,第一件事就是把窗帘“哗”地拉拢。拉拢窗帘,办公室就暗了下来,老曹转手又去开灯。

老吕不理解,说,我以为你怕光。你为什么总关那窗帘? 打开



来,空气好,风景好。

老曹多半不吭声,偶尔答一句,会说,哪有风景,我怎么没看见?

老吕摇摇头,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模样。可是大白天地总开灯,电总是要比不开灯的办公室多用几度,领导就在大会小会上说了,有些同志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若是他自己家的电,花他自己家的钱,他舍得天天开吗?!

“有些同志”,领导用了个偏正词组,修饰性的,没有明指,可谁心中都明白,这“有些同志”特指的是谁。

老曹就像没听到领导的“有些同志”,他指头上夹着烟,吞云吐雾。他身边的女同志用报纸在鼻子左右扇着,不满意地说,空调房里,少放点毒行不行?!

老曹以前不抽烟,抽烟是他的新习惯。新习惯一学就会,一会就能。人家老烟枪一天不过一包半,他两包。其实他抽得口干舌苦,但他不理睬,继续抽,好像故意要跟自己的口腔过不去,好像这口腔是别人的。不用说,他的酒量更是上去了。不过,老曹的酒现在都是在家里喝,早上或者晚上。在单位,人们再也没见老曹喝过酒,没见他在单位的活动中喝过酒,人们还以为老曹把酒戒掉了嘞,只有老曹的老婆知道,老曹现在是一只比从前大得多的酒坛子。

老曹不仅不在公开场合喝酒,老曹在酒桌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。有时候客户宴请,人家要给老曹杯子里倒酒,他会把酒杯干脆地往地上一扔。客户脸上讪讪的,眼睛看看他,看看地上的酒杯,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老吕这时候总是显得特别有涵养,他会对客户说,来来来,给我满上。

以前,老曹在客户面前,口才一般,酒量一般,酒风一般,客户对老曹没什么特别的印象,说不上好,也说不上坏。可现在,真是说不清楚了,他们记忆深刻,想忘都忘不掉。

7

如今老曹家的窗帘也是常常拉合的。老曹家有一个南向的飘窗，占了整整一堵墙。窗脚齐地，窗帘齐顶。窗帘共有三层，一层是主帘，金黄色；一层是纱帘，白底暗花；再一层就是遮光布了，银灰色的。老曹经常是拉开主帘，拉合纱帘。他站在纱帘后看外面，一手握着烟或者是酒瓶子。这样看外面，外面不是原来的样子，有些走样，却也走不了多少，就像他一样。这样子看外面，他可以把外面看清楚了，外面却看不清楚他。如此一来，老曹便觉得手脚放松，像穿着衣服。

同样的道理，老曹不喜欢白天，喜欢夜晚。夜晚，光线被过滤掉，一切事物都隐藏了起来，不再黑白分明，不再轮廓清晰。这时候，老曹喜欢走到河边。他住的楼下是一条无头无尾的河。老曹来到河边，看见四周楼房和树木的影子倒在河里，一扭一扭地像个醉汉。河里的醉汉面对岸上的醉汉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什么也不说，却像什么都已经说了。

老曹来到河边的时间通常比较晚，他喜欢人少一点的时候来，他现在不喜欢跟人挤在一起。有时候老曹来河边的时间很晚，子夜一点甚至两三点。这种时候通常都是他失眠了，睡不着了。这时候，老曹来到河边，河边静悄悄的，四周无人，没有了人的眼睛，没有了人的耳朵，也没有了人的舌头，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他便感觉到轻松和自在。这时的老曹彻底放松下来。放松下来的老曹不想抽烟，不想碰酒瓶子。他发现了这个戒酒戒烟的方法，可是他没有声张，他知道如果把这个秘密透露给老婆，老婆一定会高兴得发疯。

老婆一直担心他的健康，特别是近几年，担心他的胃，更担心他的肺。气愤起来的时候老婆总说，你喝那么多酒，抽那么多烟，就是成心想让我早点儿当寡妇。



寡妇？老曹开始猜测如果他死了，这世上到底有几个人会认真地哭他。老婆、女儿、父母之外，还有谁？老吕会不会？老夏会不会？高总会不会？想到这里老曹通常就没有了答案。找不到答案的老曹，朝没头没尾的河里吐一口痰，放弃了答案的寻找。他开始了另一个猜测，另一个答案的寻找。

老曹经常寻找的另一个答案是，究竟谁把他的编织袋的故事告诉给了那个曾经要接收他的单位？这个问题非常折磨老曹，老曹解决起来也非常地困难。有时候，他觉得谁都有可能，有时候他又觉得老夏最有可能，有时候他甚至会猜测到老吕头上。猜测到老吕头上的时候，老曹通常都会特别痛苦，就好像亲眼看到了老婆通奸的场面。

其实，老曹十分不愿意进行这个问题的猜测，可他的脑子好像不受他支配，几年来，他一直无法让自己停止对这个问题的猜测。他的猜测不管不顾，牢牢地扼住他，让他无力自拔。有时候，在开会，领导在台上传达着什么文件精神，他的脑子不经他同意就开了小差，跑到另外一条道上去了。他想，会不会就是这个念着文件的人呢，他可是曾经答应过要封杀编织袋的？有时候，有人上门办事，这人来过他们单位好多次，跟大家彼此都熟悉。来人好像问了他一个什么技术问题，他充耳不闻，他想的是另外一个“技术问题”。他想会不会就是这个人呢？这人经常来他们单位，他接触过周总、简总、叶总，也接触过老夏、小周，还接触过老吕，会不会就是他呢？

猜来猜去，老曹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，一会儿是这个，一会儿是那个；一会儿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最大，一会儿又觉得那个的可能性更大。有时候，他烦了，想不如拿一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，让他们告诉他真相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想的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，比如跟他们谈心，叙说他的苦闷和困惑，讨论他一步步走